

【理论探讨】

论宋明理学“理一分殊”对张介宾辨证观的影响*

崔轶凡¹, 王庆国^{2△}

(1. 山西中医药大学, 山西 晋中 030619;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理学家借此认识世界、思考事物多样性表象与普遍性规律之间的联系。“理一”强调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理”,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分殊”是在“理一”基础和前提下的“分殊”,“理一”是“分殊”后的“理一”。张介宾一生先儒后医,学验俱丰,并系统地提出“二纲六变”的辨证观,以阴阳为纲,统辖表里、寒热、虚实六变,既贯穿于理法方药,又融汇于医理医案,深刻体现了宋明理学“理一分殊”思想的烙印。张介宾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临床制方用药遵循理学道统,阐发医学思想而不离实践过程,既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使其成为推动中医学术创新的重要实践者之一。

关键词: 辨证观; 理一分殊; 宋明理学; 张介宾

中图分类号: R22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19)09-1189-03

Influence of "Li Yi Fen Shu"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on ZHANG Jie-bin's differentiating view

CUI Yi-fan¹, WANG Qin-guo^{2△}

(1.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xi Jinzhong 030619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s one of the corn views of Neo Confucianism. By this principle, philosopher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was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 law of things and the appearance of diversity. ‘Universality’ emphasize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highest principle in specific things, and each specific principle is expressions of the highest one. ‘Particularity’ is based on ‘universality’, and ‘universality’ summarizes ‘particularity’. ZHANG Jie-bin was a outstanding Confucian physician deeply influenced by Neo Confucianism. He had established the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system of two principles and six changes. In this system, Yin and Yang are two principles, otherwise exterior and interior, vacuity and repletion, and cold and heat are six changes. The system has run through the TCM principle-method-recipe-medicinal,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views;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Neo Confucianism; ZHANG Jie-bin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会稽人。少年时期开始系统学习医学知识,博览群书,对哲学、天文、地理、音律、术数、兵法等领域均有研习与涉猎。他一生先儒后医,学验俱丰,系统提出了“二纲六变”的辨证观,从中可以看到宋明理学“理一分殊”思想的深刻影响。

1 张介宾的“儒医”属性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王朝建立之初,一方面儒家经学正统观念日渐衰微;另一方面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哲学观经历了长期争鸣,最终结出了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里程碑性硕果^[1]。宋王朝从国家层面面对医学非常关注,帝王经常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2],“儒医”也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宋会要辑稿》载:“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者,谓之儒医。^[3]”时至明代,“儒医”的范畴与宋代所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明之“儒医”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化的职业形象,含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与社会认同的况味。

任应秋记述张介宾:“学博多能,凡天文、音律、兵法、象数等无不通晓,中年曾从戎幕府,谈兵说剑,遍走燕冀间,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既而以家贫亲老,翻然归里,尽弃所学,穷年缕析,独有神悟,继又师事金梦石,尽得其传。出而诊病,时人比之张仲景、东垣。^[4]”可以看出,张介宾在生活经历、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01036)-山西省名医思想、道地药材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传播研究; 山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团队项目(2018TD-017)-中医妇科优势病种证治研究创新团队; 山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能力培育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PY-3-03)-山西省名医思想文化内涵的挖掘研究

作者简介: 崔轶凡(1977-),女,河北元氏人,副教授,医学博士,从事妇科病证候研究及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学思想史相关性研究。

△通讯作者: 王庆国,男,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经方的现代化研究,E-mail: wqg1952@sina.com。

身份认同、学术道统、医疗执业、济世关怀等方面与“儒医”的要求相当吻合,并自然而然地将理学基本思想渗透于医学观念,总结形成辩证理论运用于医学实践当中。

2 宋明理学之“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由程颢提出,再由朱熹论证、发挥的重要理学命题,也是理学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5]。理学家借此认识世界、思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事物的普遍性规律与多样性表象的内在联系。这一观念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之后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先天后天关系深入讨论等均与之有关。

朱熹发展了张载、程颢、程颐兄弟的思想,吸收了佛教中理与事、一与万等有关思想以及周敦颐的宇宙论思想,将宇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特别是人与万物的关系,统统纳入到“理一分殊”的理论之中^[6]。正如《朱子语类》所说:“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7]朱熹还提出了著名的“月印万川”来比喻解释:“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承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7]指的是事物虽然千差万别,但“理”仍然只有一个,蕴含于万物之中,于是万物都有了自己的“理”。万物不同、其理相通,领域不同、其理亦相通。一物之理通于万物之理,万物之理亦通于一物之理^[8]。

“理一”强调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理”,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理”的具体体现。“分殊”主要是指个体性、差异性,与“理一”相比较,“分殊”代表着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并不仅仅是表象特征的盲目无序堆砌,而是有条理、有秩序的,是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可以被了解发现的。“分殊”是在“理一”基础和前提下的“分殊”,“理一”是“分殊”后的“理一”。

3 张介宾之辩证观

《景岳全书》开卷指出:“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阴者自阴,阳者自阳,焉能相混?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9]随后分列《阴阳篇》《表里篇》《虚实篇》《寒热篇》等,逐一对比阐发。张介宾借用理学家考察世界万物的方法,以人体为考察对象,认为阴阳是人体最高的“理”,阴阳一体,互化互济是生理的普遍规律,阴阳消长失衡是病理的基本变化。在“理一”统辖之下,表里、寒热、虚实“分殊”,成为疾病在某个特定个体特殊时期的表象,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既包含于阴阳关系内,也对其产生影响。这

一辩证观与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思想相当契合。

3.1 阴阳为纲,贯穿理法方药

3.1.1 阐述理法 由于继承了宋明理学的阴阳观念,张介宾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对于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阐述带有浓厚的理学气息:“万生于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而交感之妙,化生之机,万物之数,皆从此出矣”“阳为阴之偶,阴为阳之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之气,本同一气。”^[10]以此思想为出发点,于《景岳全书·阴阳》提出了人体“元阴”“元阳”的重要概念,以及阴阳不可相离的理论:“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何以见之?如水为阴,火为阳,象分冰炭。何谓同源?盖火性本热,使火中无水,其热必极,热极则亡阴,而万物焦枯矣。水性本寒,使水中无火,其寒必极,寒极则亡阳,而万物寂灭矣。此水火之气,果可呼吸相离乎?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所谓先天之元气也。”^[9]

基于以上理论,张介宾随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略》中提出了极具特色的治法“阴阳互求”:“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曰,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9]他强调对阳不足者宜育阴以生阳,对阴不足者宜扶阳以培阴,阴阳相需、相济为用,才能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效果。

3.1.2 遣方用药 张介宾制方思想遥承《黄帝内经》的“精气互化”学说,气属阳,精属阴。《类经》有云:“盖人之所本,惟精与气。气为阳也,阳必生于阴;精为阴也,阴必生于阳”^[11],明确了精气互根,在生命活动中两者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他比较认同薛立斋以张仲景八味丸作益火之剂,以六味地黄丸作壮水之剂的观点;但同时提出“二方俱用茯苓、泽泻渗利太过,即张仲景金匱亦为利水而设,虽曰于大补之中,加此何害”^[12]的质疑。通过“取先贤之经”“辨先贤之误”,张介宾创制的左归丸、右归丸,正是“阴阳互求”法最为重要的实践成果之一。左归丸为壮水之剂,用于精血亏损、津液不足者;右归丸为益火之剂,用于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者。

左归丸在熟地、枸杞、山茱萸、龟板胶等大剂滋阴药中加鹿角胶、菟丝子甘温助阳,使阴得阳助而源泉不竭。右归丸以附子、肉桂温补命门,扶助阳气,更选用大补阴精、滋肾培水的熟地、枸杞,使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二方共有6味药物,其中4味是以甘温滋润之品配以菟丝子、鹿角胶。可见无论治阴治阳,张介宾均以“阴阳并调”为基本方法。另外,在附子、肉桂项下,附注以“渐加”“因人而用”“随宜

而用”等语,从药物剂量的角度进一步说明桂、附等辛热刚烈,临床既应大胆使用,亦应慎重考虑患者阴阳失衡的具体状况。

3.2 以纲统变,融会医理医案

张介宾幼习举业,由儒入医,其著作《景岳全书》既重医理亦重医案,融会了系统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个人经验。其中颇多理中载案、案中论理的内容,既有医理思考亦有情节描述,即使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也颇具意味。秉承理学家格物穷理的精神,他在《类经图翼》提出对医者临证的要求:“故不有精敏之思,不足以察隐;不有果敢之勇,不足以回天;不有圆融之智,不足以通变;不有坚持之守,不足以万全。凡此四者,缺一不可,必欲备之,则惟有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以求圣人之心斯可也。”^[12]试举一案,以分析其以纲统变的辨证过程。

“一金宅少妇,宦门女也,素任性,每多胸胁痛及呕吐等证,随调随愈。后于秋尽时,前证复作,而呕吐更甚,病及两日,甚至厥脱不省,如垂绝者再。后延予至,见数医环视。金云汤饮诸药,皆不能受,入口即呕,无策可施。一医云:惟用独参汤,庶几可望其生耳。余因诊之,见其脉乱,数甚,而且烦热躁扰,莫堪名状,意非阳明之火,何以急剧若此?乃问其欲冷水否,彼即点首。遂与以半盅,惟此不吐,且犹有不足之状。乃复与一盅,稍觉安静,余因以太清饮投之……及药下咽,即酣睡半日,不复呕矣。”^[9]

在张介宾的辨证观中,阴阳与表里、寒热、虚实之间并非并列等同,实有纲目之异。阴阳为辨证之“纲”,其他六者为纲下之“变”。先审阴阳,把握疾病的基本规律,其次详辨表里、寒热、虚实,全方位把握疾病的特征,最终完成“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的中医诊疗过程。

二纲与六变之间、六变各个层次内部互相影响,密切联系,如表里之中可见寒热虚实之变;虚实之中亦可见寒热表里之别。《景岳全书·表里》云:“表证者,邪气之自外而入者也。凡风寒暑湿火燥,气有不正,皆是也。”“里证者,病之在内在脏也。凡病自内生,则或因七情,或因劳倦,或因饮食所伤,或为酒色所困,皆为里证。”^[9]本案无外感六淫侵袭病因,有基础疾病(“每多胸胁痛及呕吐等”),结合禀赋特征(“宦门女也,素任性”)辨为里证。《景岳全书·虚实》云:“虚实之要,莫逃乎脉。如脉之真有力真有神者,方是真实证;脉之似有力似有神者,便是假实证。”^[9]可见诊脉对辨别虚实有重大意义。本病患者“脉乱,数甚”,没有无力衰败之象,故而辨为实证。虚实变化中尚有表里、脏腑之虚实等区别,本患者案素有“胸胁痛及呕吐等”,且刻下症见“汤饮诸药,皆不能受,入口即呕”,考虑病位在胃。《景岳全

书·寒热》云:“寒热者,阴阳之化也。”“寒热之虚实,表里当知,寒热之虚实也不可不辨。”^[9]本案患者“脉乱,数甚,烦热、躁扰,莫堪名状”,故辨为热证。由于临床可见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需要对患者寒热真假进一步确认。《景岳全书·寒热真假篇》云:“寒热有真假者,阴证似阳,阳证似阴也。盖阴极反能躁热,乃内寒而外热,即真寒假热也。阳极反能寒厥,乃内热而外寒,即真热假寒也。假热者,最忌寒凉,假寒者,最忌温热。”^[9]本例病情危重,“厥脱不省,如垂绝者再”,故先以“冷水半盅”试之,患者不吐且犹觉不足,再以“冷水一盅”试之,“稍觉安静”。有“口渴欲饮冷”这一佐证后,确认为阳明胃火热盛(“意非阳明之火,何以急剧若此”)。可见张介宾面对病情危殆的患者和意见纷纭的同行,临证之时兼具“精敏之思”“果敢之勇”“圆融之智”“坚持之守”,以及格物穷理、辨证精妙的名医风采。

综上所述,每个时代都有其学术趋向与文化特征。宋明时期理学领衔,医学也充满浓郁的理学味道。理学家以“理一分殊”之道探究天地自然发生演变过程和人性善恶根源,倡导在“穷理尽性”过程中“格物致知”。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中医学家们从中汲取营养,用之于医学实践,重新审视自秦汉以来重要理论,敢于质疑,不断创新,进一步完善了中医理论的构架,开创出一个流派纷呈的医学新时代。有明一代,名医灿若星河,张介宾的卓越之处在于其临床制方用药遵循理学道统,阐发医学思想不离实践过程,既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使其个人成为了推动中医学术继承和创新的重要实践者。

参考文献:

- [1] 谭春雨.宋明理学对金元明清医学发展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12):1381-1382.
- [2] 唐乾利,陈小平,覃文玺,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医诊疗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J].学术论坛,2011,34(10):86-89.
- [3]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M].北京:中华书局,1957:2217.
- [4] 任应秋.明代杰出的大医学家张介宾——张介宾诞生四百二十周年祭[J].北京中医,1983,2(2):3-6.
- [5] 景海峰.“理一分殊”释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2(3):125-138.
- [6] 蒙培元.朱熹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5(3):16-26.
- [7] 黎靖德.朱子语类[M].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3243.
- [8] 刘源.浅论朱熹与中医[J].人文杂志,2014,58(1):12-17.
- [9] 张介宾.景岳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8.
- [10] 李志庸.张景岳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777.
- [11] 张介宾.类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250.
- [12] 张介宾.类经图翼[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28.

收稿日期:2018-12-02